


制假者有多拼?“车间负责人”试吃山寨名点

安井手抓饼、五芳斋粽子被“高仿”

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王静芳

在嘉兴一工业园区内,有一幢看似普通的厂房。然而,走上4楼,你才会发现内有乾坤。这里堆满了“安井”手抓饼,“五芳斋”粽子、咸鸭蛋,“稻香村”月饼等知名品牌的包装箱。在5楼,这里还隐藏着一个食品生产点,假冒的安井手抓饼、五芳斋粽子等产品就是从这里生产包装出来的,并通过网络售往全国各地。目前,4名嫌疑人已被刑拘。

昨天,嘉兴警方公布了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。

一举端掉制假窝点 查扣大量假冒产品

2016年5月3日,嘉兴市局食药环侦查支队根据有关线索,会同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支队、开发区公安分局,对骏力路679号一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窝点开展突击检查,当场查获手抓饼生产线一套、用于生产加工的和面机、打码机、封口机多台。

同时,还查扣了假冒的五芳斋粽子1000余箱(6万余个)、咸鸭蛋9000余个,手抓饼成品650桶、半成品8505片,过期月饼3万余个,用于食品加工的大豆油、起酥油等原料320余桶,小麦粉1.2吨,以及大量用于产品包装的假冒品牌包装盒、标签等。

经查,自2015年8月以来,犯罪嫌疑人车某结伙董某军、孙某文、高某妹等人,在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,租赁城南街道骏力路679号2号楼的四楼、五楼等场地作为经营场所,大肆生产山寨名点。

为了赚得更多 他们购置了生产设备

这个生产、销售仿冒食品的犯罪团伙内分工非常明确。车某、董某军、孙某文是股东,其中车某是总负责人,具体对外联系业务;董某军负责四楼的管理打包、发货等;孙某文主要负责五楼生产车间的管理;高某妹一开始做客服,后来做财务和车某的助理。4人还招聘了20多名工人,负责生产加工和打包发货。

他们采用组织生产、定制更换包装、篡改日期等手段,生产加工手抓饼、粽子、月饼等传统食品,并通过开设的多家网店冒用安井、五芳斋等知名品牌销售,累计销售金额达100余万元,货值达30余万元。

其实,在2015年8月之前,车某等人从事的还是正规食品的网上销售,包括安井等品牌,但他们觉得利润太低,于是



决定铤而走险卖假货。

他们从平湖某食品企业大量购进成品手抓饼,主要是原味和葱味2个口味,之后定制泡沫包装桶和印有安井商标标识的食品标签贴纸,包装得跟真品相差无几。

今年春节过后,为了扩大利润,车某等人干脆自己搞起了手抓饼生产流水线。他们从江苏买来生产手抓饼的设备,经过厂家简单培训后,便开始自行生产手抓饼,然后冒用了安井的品牌。

追求质量与口感 “车间负责人”每次都试吃

自购生产设备后,为达到安井手抓饼的质量和口感效果,车某等人还专门进行了试生产,并且根据每次的实验情况,不断调整食品原料的配比,最终摸索出了一套仿冒的原料配单。

在正式投产后,为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,车间负责人孙某文每做一批手抓饼后,都要自己试煎,然后与同事一起品尝。

如果效果好,他们才正式包装外售;如果大家说太油、太腻或口感不像的话,孙某文就会直接抛弃这批货,然后重新调制。

与此同时,对于外包装,车某等人也是“精益求精”。他



们从嘉兴、温州等地定制仿制的外包装硬纸板、包装袋、泡沫桶、标签、防伪码等制假原材料。这些产品,若不是专业人士,真的很难辨别。

据车某等人说,这些手抓饼都在白天生产、打包。他们的生产车间有工人12名,打包发货的工人有五六名。每天生产时间在8到9个小时左右,可以生产400-500桶,每桶装25片手抓饼。这些产品经过包装后,在车某等人注册的6家网店内进行销售,分别是“安井手抓饼”“臻品世香食品经营店”“嘉兴康丰食品”“嘉兴鸣贵食品”“口吕品食品卖营店”等,平均每天销售的手抓饼在300多桶,每桶29.9元,销售额每日超过1万元。

占了手抓饼的市场 又瞄准端午粽子

五芳斋的粽子是很多消费者买粽子的首选。在生产手抓饼的同时,车某等人也盯上了五芳斋的品牌。


从今年4月份开始,车某等人用同样手段,从嘉兴、江苏等地食品生产企业购进真空包装的肉粽、豆沙粽及散装咸鸭蛋,随后定制了印有五芳斋商标标识的包装袋、包装盒和真空包装膜。经过打码、包装,这些食品厂的粽子、咸鸭蛋摇身一变,都成了大品牌的食品。

此外,车某等人还对去年销售剩余的过期月饼,涂改生产日期、定制外包装,他们准备将这些过期产品重新销售。

目前,车某、董某军、孙某文、高某妹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嘉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,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。

“肾贩子”揭换肾黑幕：

换肾患者在简陋手术台上去世

 《京华时报》张淑玲

因患尿毒症、双肾衰竭,接受透析治疗的章永(化名)每周得去医院透析3次,病痛及高额的透析费让其特别想能换上一个健康的肾。然而,正规医院肾源紧张,充斥网上的“卖肾”信息,终于令章永动了黑市换肾的念头。2015年6月19日,45岁的章永在表哥张军的陪同下,被蒙着双眼带进了位于山东临沂的一个简陋的二层小楼,接受当时18岁的小玄(化名)的肾脏移植。但最终,因在手术中出现肺水肿继发呼吸循环衰竭,章永当场不幸去世。

5月11日上午,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,今年30岁的内蒙古赤峰人崔某在北京海淀法院受审。

庭审

为母筹手术费当上“肾贩子”

5月11日上午10时30分,崔某被法警带入法庭。崔某的姐姐及妹妹等多名家属,特意从内蒙古赤峰老家赶来看他。

公诉人宣读起诉书,指控在2015年5月至6月,崔某伙同支某等人(另案处理),在海淀区永定路西点百货门前,组织当时18岁的男子小玄和章永见面,约定小玄卖给章永一个肾。

2015年6月19日,崔某组织小玄和章永前往山东临沂进行肾脏移植。章永付款42万元给崔某,卖掉一个肾的小玄拿了4.3万元。手术失败后,崔某将42万元退还章永亲属。

2015年6月20日,获知儿子死亡的章永父亲报案,崔某随后被公安机关抓获。

公诉人当庭出示了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,并认定崔某行为已触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,建议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以下。

庭上,崔某低声认罪。在回答法官讯问时,崔某称是其在老家的母亲患了多年肾炎,想做手术又没钱。来北京打零工后,一次在武警总医院附近认识了章永,听章永说想换肾,他才通过网络联系上了“魏哥”。

“章永是怎么死亡的?”法官问。“我听医生说,是麻醉剂打多了。”崔某称,在这个事件中,他只是负责联络,运输。

崔某家人为其聘请了辩护律师。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飞辩称,崔某介入前,章永、小玄便已由“魏哥”等人联络换肾,崔某只是在“魏哥”被抓后帮其联络,另外,崔某是为给其母亲筹集手术费,因为愚孝才卷入该案,其上有高龄病母,下有两岁的孩子,望法庭能轻判缓刑。

过程

蒙眼换车带入偏僻手术室

作为章永的表哥,今年46岁的张军(化名)曾两次陪章永到山东换肾,“第一次在2015年5月,我们刚到山东济南,就有人给我们电话,说负责这事儿的‘老魏’被抓了。”此次,张军再次陪表弟到山东临沂换肾,接替“老魏”的,正是崔某。

证言显示,2015年6月19日上午10时30分,张军陪着章永,上了一辆辽字头的商务车,启程前往山东。随后,他们被要求换上了一辆轿车,几人都被要求戴上眼罩,手机也被收走。

摘了眼罩后的张军看到的是一大片的玉米地。戴着眼

揭秘

“肾贩子”网上寻找供求信息

被称为“魏哥”、“老魏”的,便是今年41岁的江苏省淮阴人支某。该案中,支某以证人的身份,交代了其组织肾贩子做肾移植的部分情况。

据交代,支某一共有6个手机,5个QQ、两个微信号。同其交往的人,都是单线联系。他中专毕业,自2013年起,其先是倒卖器官移植的免疫药品,后来接触了很多做器官移植的资源,主要就是医生、护士、医院等。资源多了,自2014年下半年始,他便和姜某等人(另案)合伙做器官移植。

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,2015年5月22日,支某被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刑拘。支某称,其工作也多是接送客户,一次自己能分3000元到1万元,如果介绍客户,能拿总费用的5%至8%。

据了解,需要换肾的病人,他们叫受体,一般是从网上找。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聊天群,里面就有很多供求信息。根据受体的情况,病情、血型等,再去找供体,即想卖肾的人,找到合适的人后,就带着去医院做检查,看供体和受体的血型、指标等能否配型成功。